

北川党史资料

中共北川县委党史办公室编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前 言

《中共陈家坝地下组织及其活动》一文，是根据原陈家坝地下党组织成员母广轼、张正、董玉堂、张道成同志提供的材料和有关资料，由党史办整理，经母广轼、张正同志多次修改，并送县委有关领导同志审阅定稿的。它是我县党史资料的一个组成部份，是进行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建设家乡，继承和发扬革命光荣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现将该文和附件编印成册，作为内部资料供参考。

由于编写人员水平低，时间仓促，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望批评指正，以便修改补充。

另外，经县委领导同志同意，将伪政府破坏陈家坝地下党组织的七个文件同时附后，以便全面了解陈家坝地下党组织遭破坏的情况。

中共北川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Anti/1807/24

目 录

中共陈家坝地下组织及其活动

前 言

- 一、发展与建立…………… (2)
- 二、主要活动…………… (5)
- 三、被破坏的经过…………… (10)
- 四、遭破坏后的情况…………… (19)
- 附 件…………… (32)
 - (一) 陈家坝“十·二七”事件始末…………… (32)
 - (二) …………… (略)
 - (三) 伪政府破坏陈家坝地下党组织的七个文件…………… (42)

中共陈家坝地下组织及其活动

中共北川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

陈家坝地下党组织起源于江油中坝。一九四一年，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在全国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我省一些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不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但，更多的同志为了抗日、为了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他们转移了阵地，坚持长期的斗争。就在这一年前后，由于我党有以江油县国民兵团副团长身份为掩护的林佩尧在江油活动，故先后转来了林佩尧之子林一青（现名林向北，在四川省电力局工作，已离休）、刘思安（病故）、王朴庵（成都科大党委副书记）以及三台中心县委负责人黄友凡（当时化名张琪翔，现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在江油中坝湖广小学，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当时的活动，主要是以抗日救亡为中心内容，运用壁报、板报、歌咏、演出文艺节目等方式，进行抗日宣传，揭露蒋介石卖国投降的真面目，并秘密地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在爱国进步青年中极个别地发展党员。湖广小学最先被接收参加地下党的是何鹏程（绵阳卫校校长）、李树茂（江油县交通局）。当时陈家坝在湖广小学念书的母广轼，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一九四一年七月，暑假期间，党组织派何鹏程，做母的工作，母也积极申请，经何鹏程介绍，黄友凡批

准，加入我江油地下党。母广轼便成为北川县陈家坝地下党组织第一个党员。

母入党后，一九四一年下期在江中校读书，与何鹏程、胡大鹏三人共为一个党小组。这时我地下党工作的方针是：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其后母广轼在江油和平武读书，至一九四五年前，除在学校内部进行一些抗日宣传和联络进步同学等工作外，没有进行过发展组织的活动。

一、发展与建立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人民革命进入解放战争阶段，我党地下斗争也有了加强和发展。上级先后派来了陈忠明、袁儒杰，成立了江油县工委，母广轼的组织关系，亦转给工委负责人之一的袁儒杰，受袁的领导。袁四七年春季，还专程到母广轼家住了数日，研究开展陈家坝党的地下工作问题。四七年底袁调遂宁工作，上级又派王朴庵、李英来江油，成立了江油中心县委，王任书记，李英任副书记，母广轼的关系又交给李英，直接受李英领导。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这时地下党组织的工作，也由长期隐蔽，转变为积极慎重个别发展。根据这个要求，母广轼四七年秋则开始做张正的工作，四八年春节后经母广轼介绍，江油中心县委派何鹏程来陈家坝，代表组织与张正谈话，并批准入党，张正便成为陈家坝第二个地下党员。

一九四八年，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反攻，我地下党组织

的工作也进入了积极发展，壮大力量，准备武装斗争，配合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阶段。川北工委和中心县委认为：北川平武既靠江油、安、绵，又与松潘、茂汶少数民族地区相连，地域辽阔，山高林密，是开展武装斗争，搞游击战的好地方；陈家坝地下党要积极发展组织，为武装斗争作准备。张正入党后，母广轼即布置张正利用同学关系，做培养韩泽荣、董玉堂的工作，四八年五月，母广轼正式接收了韩、董的申请书。事后地下党将韩泽荣安入学校当事务，兼伪乡公所干事，掌管学校财经，了解乡公所情况；利用董玉堂在做生意可常来往于中坝、绵阳的特点，便安排其跑交通。在实际斗争中考验和锻炼韩、董二人。

韩泽荣打入伪乡公所后，曾研究过由韩逐步、个别地去做乡公所两个青年（乡队副董绍泉、文书母成均）的工作，扩大力量，并相机力争把伪乡公所搞成我地下党控制的两面政权。可是，由于党组织安排得不细致，韩泽荣同志又急于求成，因此在工作很不成熟的情况下，在母广轼去中心县委请示工作之际，韩泽荣同志叫董绍泉、母成均写了入党申请书，并将我陈家坝地下党组织横的关系讲给了董、母二人，从而为后来党组织遭破坏种下了祸根。

随着组织发展和形势需要，经母广轼、张正、韩泽荣研究，由母广轼前往中坝请示中心县委李英同意，利用北川、江油交界太山顶上金光洞庙会之机，把陈家坝的党员集中开一次会议，正式成立陈家坝党的组织；对新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形势任务教育；研究布置党组织今后的工作。临会前，按事先的约定，由母广轼写信，派董玉堂前往中坝，请中心县委李英同志直接到金光洞参加会议，其余的人分别从

陈家坝去金光洞。六月初六，化名李佑章，以同学关系、来做茶叶生意为掩护的李英同志及陈家坝的同志准时到达。这天因县特委会通讯员，陈家坝的母玉江等人也到金光洞赶会，第一天会没开成，下午母玉江等离去，李英才和母广轼研究工作。第二天六月初七，会议才断断续续进行，首先举行入党宣誓，李英代表上级党组织，正式批准接收韩泽荣、董玉堂、董绍泉、母成均入党，接着学习“党章”、《土地法大纲》、《解放军宣言》等文件；李英同志讲革命形势；最后成立了地下党陈家坝特支，研究了当时的任务和工作。成立特支是李英和母广轼、张正、韩泽荣三人一起谈的，指定母广轼为支书，张正、韩泽荣为委员。同时还讲了怎样做支部工作等问题。此后，李英又和母广轼个别谈了工作，李英向母广轼交待：根据形势发展需要，中心县委研究决定，陈家坝成立特支（特支有权接收党员），特支成立后直接受中心县委领导。

根据金光洞会议研究讨论，地下党陈家坝支部（特支）当时总的任务大体是：积极发展组织，积蓄壮大力量，掌握和建立武装，迎接解放。具体分工：张正利用社会关系做上层工作；母成均、董绍泉潜伏伪乡公所注意敌人动向；母广轼负责全面工作外，还和韩泽荣利用家居农村的条件逐步发展农村组织；董玉堂则利用做生意的合法身份跑交通，负责和中心县委的联系。按照会议精神，总结了拉通横的关系的弊病后，特支分成了两个党小组，韩泽荣、母成均、董绍泉为一个小组，母广轼、张正、董玉堂为一个小组。除组长外其余同志不发生横的关系。不久又由母广轼和张正做工作，批准接收了张道成入党，只和母单线联系。还改派董玉

堂到叶塘，以做茶生意为掩护，准备向平武方向先开辟一条交通线。

二、主要活动

当时的陈家坝乡，包括现在邓家、太平和桂溪公社的一部份。邓家渡和坝上是进出口，分别由母登瀛、母玉琴控制，当时的都坝河，包括现在的贯岭，是陈家坝袍哥组织的分社。陈家坝居中，由袍哥头子杨晓初坐镇。由于地头蛇势力很大，地形易守难攻，因此，国民党县衙门对陈家坝的头目也得以礼相待。

陈家坝地方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是以乡长傅德兴为首的封建势力官派。他们欺上压下，心黑手狠，偷花盗柳，无恶不作。地方少数五老七贤对他们从看不起、不满，发展到与之对立。但由于他们是“太上皇”杨晓初扶持起来的，又背靠伪县府和县党部，便成了陈家坝有权有势的新恶霸。杨晓初兴他们，其余袍哥势力反他们，基本群众恨他们，陈家坝逐渐形成了兴傅和反傅两派。当时的一些学生和社会青年，便成了反傅派的新生力量，其中有些人就是封建头目的子弟，因此反傅的力量较大，但傅派的后台也硬，从而使两派对峙时间很长。

正在这个时候，地下党员母广轼，从平武师范毕业回到陈家坝中心小学任教。当时上级党组织想利用平武、北川大山区的特殊条件，建立一个武装游击基地，要求陈家坝地下党，积极发展组织，迅速站稳阵地，为建立武装和开展新的工作地区作准备。根据这一要求，在上级党组织帮助下，陈

家坝地下党逐渐形成了：“维护‘太上皇’”（杨晓初），团结组织青年，联合反傅力量，搞掉傅德兴为首的反动势力，占住学校阵地，创造两面政权，巩固陈家坝阵地以后，积极向全县和平武开展工作的指导思想。先后做了以下主要工作：

（一）挤走母玉江，占住学校阵地

陈家坝中心小学，因经济待遇好，教师过硬，教学质量较高而闻名全县。四六年杨晓初的外甥母玉江成都高中毕业后，杨晓初便只作名誉校长，把校长位置让给母玉江，而母玉江这个花花公子是北川特委会的通讯员。母广轼四六年来学校教书，下半年当教导主任，地下党如果能掌握、左右这个学校就能为开展党的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为了把母玉江挤下台，母广轼同志安排了三步棋：

首先充分利用母玉江的弱点为其制造下台机会。母玉江既是特委会通讯员，又是个花公爷，他一切为了吃喝玩乐、金钱美女，一年之内，要在成都、绵阳、中坝花天酒地嬉逛大半年，又热衷于搞投机生意。因此，支持他在陈家坝搞了个大商号，由他和母广轼发起组织，取名为“陈家坝龙祥商号”，共集资十股（每股三百万，约三担桐油钱），把傅德兴、王芝锐等也拉入股，还有成都、江油的人。推母玉江任经理，母广轼作副经理，经营百货，兼营茶叶、桐油生意，并按母玉江的爱好，让他常去外地办货，以便他到成都、绵阳、中坝等地去吃喝玩乐。果然后来他干脆搬到中坝小公馆住起，并越陷越深，客观上母玉江已不成其为校长了。母广轼同志则利用经营商号之便到中坝，成都与川北工委王叙五、江油中

心县委领导接头，同时又利用经营的商号为党组织筹送了几百个银元的活动经费。

其次，从两个方面把母玉江搞臭。一是利用地方势力说话。当时流行一个格言“误人子弟如杀人父兄”。母玉江长期不在学校，学生家长很有意见，一致说母玉江不是个好校长，不适宜当校长；二是母广轼同志通过张正等教师在青年中公开母玉江化名母铁生的特委会通讯员身份。当时进步和正直的人们，最恨特务整人害人，使大家对母玉江不是敬而远之，就是不与为伍，有的还公开地讽刺他是严松的干儿子，可以祸福于人，把母玉江在教师和青年中孤立了起来。

在舆论工作比较成熟的基础上，通过张正他哥及其父亲，联合母玉琴、母登瀛出面，反映母玉江花天酒地，影响很坏，不能再当校长，说服杨晓初叫母玉江辞职，推荐母广轼当校长，以便把学校办好，恢复“太上皇”在县城的名誉。杨晓初不得不换下母玉江，由母广轼当校长，顺利实现了地下党的第一步打算。四八年母广轼接任校长后，便聘张正为教导主任，韩泽荣为事务长，学校的行政、教育、经济均掌握在我党手中，从此我地下党在陈家坝便有了一个比较安全、牢固的掩护和工作场所。

（二）打倒傅德兴，争创两面政权

陈家坝地下党为了发展组织，巩固阵地，必须把以傅德兴为首的最反动的封建势力官派搞垮，把靠近我党的母广顺、张友良抬出来当乡长，才能逐步把伪乡公所搞成我地下党控制的两面政权。对此，地下党曾考虑和进行过三套方案：一是把他们打死；二是告垮；三是利用选举选掉。

第一方案是想打死傅德兴。四七年上半年，由张正、薛国成去做这一工作（当时张正未入党，已参加了党的外围工作）。薛国成早有杀傅之心。张正偷了他父亲一支枪，薛国成弄了把匕首，准备乘傅德兴晚上回乡公所途中冷枪击毙。可是等了两晚上都未下到手，因傅德兴回去时一般都有两三个保镖，一支枪对付三、四支枪成功的把握很小。为了做得有把握些，张正和薛国成又从杨启裕（杨晓初大儿子，与傅势不两立，后被傅谋杀）处，借了两支枪40多发子弹，有了三支枪，又物色了张道生和母玉甫两个枪手。但正要动手时，母广轼考虑到这样做要不得，即使成功了，杨晓初不会查不出来，事情暴露，就“打草惊蛇”，必然引起伪县政府、县党部的注视，给今后的工作增加困难，甚至在这个地方站不住脚。于是这一行动便被制止下来。

第二个方案是告垮傅德兴。在进行第一方案时，地方势力反傅派头子母登瀛就在活动张寿宣、母玉琴等，背着杨晓初想从伪县府方面走内线搞垮傅德兴。母广轼积极组织并参与了这次活动，亲自到邓家渡母登瀛家与教师马德村写告状材料，又发动一批上中层人物联名盖章。如果按照状纸上列举的罪行，杀傅德兴的头也是有余的。为此母登瀛还花了大笔钱贿赂官府。但伪县党部书记长刘仲符、省参议员刘厚甫是和傅德兴捆得很紧的党棍，伪县长卢响原又是个老奸巨猾的官僚，这张状纸只给他们起了敲竹杠的作用，得了两头的包袱后，在一次会上骂了几句傅德兴不听招呼的话，向母登瀛卖了几句息事宁人的“劝世文”便了事大吉。

第二套方案未成，紧接着执行第三套方案。四八年秋，国民党实行伪宪法，对乡长实行选举，每保一个保民代表，组

成乡民代表会投票，陈家坝有八个保即八张票。当时团结在地下党周围反傅派的母成全、王正槐和张有义几个最为积极，立志非把傅德兴弄垮不可。为此，党组织又再一次领导组织了选掉傅德兴的活动，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八张选票站在反傅方面的已有五张，只有三张票是听杨晓初的了。为了做得有把握些，又派张有全、张有义（杨的军师）去说服杨晓初，当时杨晓初还是同意了，但到投票前夕，杨晓初突然变卦，他强制保民代表投乡长傅德兴，副乡长杨顺富的票。结果原副乡长王芝锐仅以一票之差落选，由傅德兴和杨顺富当选为正副乡长。事后地下党组织弄清原因，是杨晓初怕母登瀛得势，影响他的统治，故尔强制不让选母广顺和张有良。通过这件事，地下党同志受到的教育是：对国民党的官场和封建势力内部的复杂性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党的地下组织在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后，认为还是采取第一方案——杀掉傅德兴现实一些。但这一工作还未来得及进行，四八年底江油中心县委通知母广轼、张正转移，随后陈家坝地下党组织遭破坏，幸好临解放前夕，由张友良、母成全、张有义、王正槐和张道成、薛国成等人，团结和争取了母登瀛、杨晓初的支持，枪杀了傅德兴，为地方除了一害。

（三）打进民社党，扩大工作面

一九四八年秋天，国民党要装点民主的门面，在县一级也要挂几个党的牌子。为此就要在北川组建民社党，县党部的意见要在陈家坝重点发展，由王芝锐将来以民社党的名义进县参议会。傅德兴、王芝锐特来请母广轼帮忙，以便在青

年和学生中发展民社党员。母广轼同志召集张正、韩泽荣商量后认为：其好处是能更好隐藏身份外，还可以创造些进出县城的机会。因未请示中心县委，决定由张正、韩泽云出面应付，在无法拒绝时可以参加民社党。要任职由张正去，韩泽荣可以给王芝锐办些事，以掌握内幕情况。这样决定后便答应了傅、王的要求，随后便由王芝锐、韩泽荣写名单，两三天之内造了两本名册，近百多个名字，少数曾给本人打过招呼，绝大多数人本人根本不晓得，此事没有什么结果，地下党组织就被破坏了。但后来在有的运动和清队中给这些人增加了不少麻烦。

在扩大地下工作范围方面，韩泽荣在太子庙，母广轼在大竹山、蓝家坪一带做农民群众的工作较有成效，党团结起来的这批群众（包括少数中上层），解放前和迎接解放、以及解放后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四八年初还派张正去曲山、治城、小坝、片口联络一批青年，研究确定过一批进行工作的名单。与此同时母广轼还两次带人以买树、烧香为名去吴家后山、王家山、竹麻林、代显沟等大山老林，详细地查看地形和道路，为建立武装游击根据地，向中心县委提出了具体报告。可惜这些工作都只开了个头因组织遭破坏而中断了。

面书工大非，党持另数件（三）

三、被破坏的经过

事情的起因是，原地下党江油县工委负责人，外号陈泥巴（陈忠明）和袁麻子（袁儒杰）分别在江油、遂宁被捕，

为了避免意外，江油中心县委决定采取预防性转移措施，通知所有与上述二人有过接触，或为其所知的同志立即全部转移。中心县委王朴庵、李英派尹大旭前来陈家坝送信。尹大旭不认识母广轼和张正，只带了和交通员联系的暗语来找张正。这时张正已被派往中坝向中心县委汇报工作去了，张到中坝后，按约定时间、地点、接头方法，一连三天，均未找到中心县委的李英，第四天去找了张馨兰，其母亲也说出门十多天未回家了，张正不得已只好返陈家坝。走到桂溪一家茶馆喝茶歇气，当时桂溪小学的校长黄朝培也在那里（张正认识但不知是党员），坐了不久，黄即对张说，有个人在找你，要张同他一道前往，黄把张正引到场口河边的路上，把张指给那个人便转身走了。来人用张正与李英接头的第二套方法接上了关系。张正说他到中坝没找到李英，当时此人自称姓刘，是李英派来的，到陈家坝没有找到张正，听说去中坝了，特在这里等。姓刘的说：陈和袁被捕了，这两人均知道母广轼，组织决定叫母广轼转移，并叫张问母广轼，如果母向这两个人汇报过你的情况，你也就一起转移，陈家坝的工作由组织另派人联系。并约定了正月初在中坝接头的时间和地点。张正当天急忙赶回陈家坝给母广轼汇报，并找来韩泽荣共同研究，母广轼说他给袁麻子汇报过张正情况，遂商定张正随母广轼同走，陈家坝的工作指定韩泽荣负责，同时估计到母、张走后可能要引起反动派的怀疑，要留下的同志尽量隐蔽，等待上级派人来联系。然后母广轼叫来张道成，把本人和韩泽荣处的党内文件、材料，全部交给张道成保存。并交待“这些文件死也不能交出，待我回来后退还。”母广轼还向韩泽荣个别交待：“五月间我们带信来，你就到中坝

来一趟。”这时正值年关，母成均、董绍泉都已回乡下过春节去了，决定暂时不通知他们，待母、张走后由韩泽荣转告。大约正月初五，张正又以买教科书为名前往中坝，初七母广轼以去绵阳聘教师的名义离开陈家坝，到中坝与张相会。张正在中坝按约定的接头时间、地点、方法等了三天均无人来接关系，母广轼到达后他们去张馨兰家找到了何鹏程，何告诉母、张说：“上级都已转移，组织决定你们立即到绵阳与王朴庵接头，过期则以脱党论。”母广轼、张正按时赶到绵阳同王朴庵接上头。王同母广轼单独接谈，母汇报了陈家坝的情况和走后的安排，以及张正一同转移之原因，王朴庵除同意外，还对母广轼说：“这次转移的人数较多，派去联系地点的同志还未回来，安排的地方一时不能落实，你们这次出来，在全国胜利前就不能回去了，必须转移到你们见不到熟人的地方去。”按照这个精神，相互研究认为：剑阁、梓潼是本专区，三台、遂宁方向北川来往做生意的多，均不安全，最后王向母提出：“能否找个可靠的熟人处暂住一段时间，待组织上安排好地方就带你们去”。母广轼经过思考后提出可以到成都马文常处暂住，马的情况详细向王作了汇报，王同意了这个方案。但当时不能决定去了是否能住下，所以又研究了在绵阳和成都的联系办法：在绵阳通过母广轼在省绵中读书的妻弟王心培联系，在成都通过在省艺专读书的涂菁华联系，王朴庵均用胡子的名字去找这两个人（母向王汇报了这两个人均是进步青年）。王朴庵同意这两个联系办法后，母广轼当即写了亲笔信给王朴庵，作为找王心培联系的依据，留了涂菁华成都的地址。组织决定后，立即筹办经费。母广轼佯称疯狗咬伤的旧疾

复发，要到成都治疗，叫家中尽快送钱来好去治病。母家中得知这一消息，急得兄弟们立即筹款，并由母广元、王心培于当日（正月十一）下午动身赴绵阳。正在中坝卖豹皮的韩泽荣，闻讯也在正月十一日赶赴绵阳，母广元、王心培到绵阳找到母广轼、张正时，韩泽荣已到了。这天天快黑时，母广轼的哥母广厚，带上治疯狗咬伤的草药也赶到绵阳，见无大病才放心了，由于早对母、张的事有些察觉也不便多问。这一夜一行五人之多，引起查号警察的怀疑，反复搜查盘问，非要找铺保不可，次日天明由张正前去找来绵阳北街同学范奎（现北川粮食局工作）作保，方才脱手无事。见此情景，母广厚即离绵返家。母广元因脚已走肿，行动困难，由韩泽荣陪同在绵阳休息。经费办来，母广轼、张正便积极找车，在找车两天中，王朴庵来碰过头，和母广轼、张正谈工作，韩泽荣、母广元均见其人，但不知其事。正月十三找到汽车，临别前夜母广轼向韩泽荣交待了张道成的组织关系，规定只能保持单线联系，再次交待了有关工作。十四日晨，韩泽荣、母广元送母广轼、张正上车后，也离绵返中坝，正月十五从中坝回到陈家坝。这次同行，韩泽荣给母广元讲了不少革命道理。按照母广轼、张正的安排，回乡后均称：母广轼去成都治病，张正去成都或重庆升学读书去了。

不出所料，母广轼、张正的出走更引起了陈家坝豪绅，尤其是伪乡长傅德兴的怀疑。他们一面在社会上散布母、张有异党嫌疑，一面对与母、张接触交往的人进行高压和恐吓。这时，本来入党不够成熟，未经受到严格考验的董绍泉、母成均，就开始动摇。傅德兴首先抓住母成均，用高压讹诈和金钱引诱，贪生怕死的母成均，二月初三日，便向傅

出卖了他所知道的我陈家坝地下党组织和金光洞会议的 秘密。傅德兴为了对我陈家坝地下党组织，尤其是母广轼、张正、李佑章等一网打尽，独占“大功”，当即再三嘱咐母成均严守机密，并以若有泄露，拿你母麻子试问相威胁。母成均唯命是听。二月初五，傅德兴上县城开春季行政会议的早晨，还亲自到母成均的家里，给母成均五块钱，再次叮嘱：要保守秘密，若走漏风声，不但你脱不了手，就连你的家属也决不放过。

春季行政会议前夕当乡队副的董绍泉送牲丁到县城，见到傅德兴，便去讨好说：傅乡长，母校长、张有锐（即张正）他们哪里去了？教育科杨汉光说要开学了。傅德兴本来早已心中有数，便趁机讹诈：你都不晓得吗？还来问我？！由于董绍泉早已心虚，就更加动摇起来。回到陈家坝又听说乡公所在到处清查，更惶恐不安，言行反常。为了保全自己的狗命和地位，迫不急待地去找他姑父“太上皇”伪参议员杨晓初作保驾，向杨出卖了除他不知道的张道成外陈家坝地下党组织成员和金光洞会议等秘密。对董绍泉的交代，杨晓初的三儿子，陈家坝伪乡队长杨启坤如获至宝，立即去告诉傅德兴，但傅德兴却满不在乎地说：“我早就晓得了。不怕共产党说那么凶，我才几句话诈了一下，母麻子就抖包包地说了出来。”

紧接着，陈家坝以杨晓初、傅德兴为首的伪乡政上层人物，便加紧密谋策划，开始破坏和镇压我陈家坝地下党组织。搜捕地下党同志。傅德兴首先指使×××和董绍泉抓捕韩泽荣，董绍泉不仅怕死求荣，而且充当其帮凶，积极献计：“我带信叫他赶场来会我，你在隔壁听到就去叫乡丁来抓人。”